

## 第一章 露一手賺四十兩

爭開不待葉，密綴欲無條。

四月，桃花爭先怒放，短短半個月花便落盡，密密麻麻的果子在枝葉間成形，現在已是桃子成熟的季節，不大的院子中央老桃樹矗立，風輕吹，果子搖搖晃晃想往下跳似的，一不小心落到樹下鞦韆上，咚、咚、咚，惹出三分熱鬧。

本該是花紅柳綠繁花處處的季節，然而原本種花的地方全換上綠油油的菜蔬，沿牆處搭架種下一整排豆苗。

屋子後方有口井，旁邊的曬衣架上，晾著洗淨的被套和衣裳，空氣中飄著淡淡的皂角香。

此時牆角下，綁著馬尾的小孩一塊塊搬動石頭，直到露出能夠進出的小洞。

邵玖爬出洞外，反手把枯草石頭往洞口一堆，見掩得密實了，拍拍手心、彈彈身上灰塵，從只能容一人錯身的窄小巷道往外走。

走進人來人往的街道，她深吸氣、笑眼眯眯，人間煙火氣啊，真香！

一路往前行，看著周家餅鋪，人龍都排到對街去了，生意興隆吶。

周奶奶看見她，連忙招手。「小玖，快過來！」

邵玖加快腳步往前，周奶奶用油紙包幾塊餅迎來。「剛出爐的，帶回去。」

「謝謝奶奶。」接過油紙包，又香又熱的餅子讓人頓時生出幸福感。

「最近有沒有琢磨新口味大餅？」周奶奶眼睛亮亮的，好看極了。

「眼下這情況，叔嬸還騰得出手？貪多嚼不爛，不如等中秋再推出新餅。」

「這倒是，不過妳周哥哥決定不唸書了，打算過來幫忙。」

「周哥哥也想做生意？那不如再開一間鋪子，賣點完全不同的餅。」

再開間鋪子？周奶奶頓時雙眼發出光芒，一下點頭、一下搖頭，既猶豫又蠢蠢欲動。

「我也就隨口一說，奶奶回去和大家說說，如果有這個打算，下回我再和周哥哥合計一番。」

「行，這幾天先想想，我先回去忙。」

揮手道別，邵玖繼續朝大街走去。

去年周家餅鋪對門開了間新餅鋪，同樣賣燒餅，人家硬是能夠便宜一文錢，別小看一文錢，一塊燒餅只賣三文，差一文可差得多了，因此擠對得周家餅鋪差點倒閉。

邵玖看不慣這等削價競爭手段，做出幾款新口味燒餅，擬定全新的經營計畫，換得兩成股份，周家餅鋪才有如今的風光，而削價競爭的新鋪子撐不到半年便倒閉，結束這場戰爭。

整整三年，日子越過越好，回想當初的窘困，她對未來充滿盼頭。

走著走著，邵玖笑容突然凝結。

兩個少年公子站在「六味軒」門口，灰衣漢子經過時，摸走一人的荷包，遞給迎面而來的青衣男子。

俠義之心陡然而生，邵玖顧不得熱呼呼的燒餅，隨手一拋就往前狂奔。

就在六味軒門口，她追上青衣男，一手抓住對方後背往後拉，嘶的一聲，衣服被扯下一塊，背肌上頭留下五條紅色爪印。

青衣男又驚又痛，猛然轉身，待發現只是個身高僅到自己胸口的十歲男孩後，頓時怒火飆漲，反手往他臉上揍去。

邵玖小手一抬，鉗住對方拳頭往後拗，痛得對方泣涕漣漣。「死小孩，你幹麼？」

「很難理解嗎？我在替天行道呀。」

邵玖笑眼眯眯地往對方腿間踹去，啊的一聲尖叫後，那人便跪倒在地上。

青衣男的叫聲喊住了同黨的腳步，灰衣漢子折回來，躲在人群裡觀望。

邵玖抓起青衣男的髮髻往地上死磕，磕一下罵一句，再磕一下再罵一聲。「讓你不學好，讓你當小偷，讓你勞而獲……」每下都磕得結結實實，絕無放水之嫌。眼看自家親弟快被打死，灰衣漢子連忙排開群眾，跳出來怒指邵玖。「你這暴徒，竟當眾打人，眼底可還有法律！」

邵玖轉頭瞄去，嘻嘻一笑，還是個有情有義的？

行，成全！她丟下青衣男，走到灰衣漢子身前。

那人本來還在罵罵咧咧，突然胸前一股力量將他從人群中扒拉出來，他直覺往後退，兩方使力，刷的一聲衣服也被撕破，相同的五爪印在胸前劃出一道彩虹。

「誰家的死孩子？忒沒教養，就沒個大人出來管管……」灰衣漢子指著邵玖鼻子持續罵不停。

這邊正忙著，那邊青衣男踉蹌爬起，默契極佳的兄弟倆一個快速對視、點頭，哥哥拔出小刀，弟弟抓住匕首，同時朝邵玖發難。

眼看刀尖就要朝她胸口和後背同時戳進，一旁的少年公子心驚，直覺衝上前企圖將邵玖救下，豈知他剛跑兩步，就見邵玖張著又大又圓的無辜兔眼，鼓起腮幫子，朝他們搖搖頭，天真的表情讓人心頭發軟，嬌柔軟糯的嗓子發出甜音——

「欺負小孩子，好沒有良心哦。」

話音方出，邵玖退後，兩隻手不知從哪個角度出現，居然扣住兩兄弟後頸，下一刻，扣！兩片方方的額頭親密接觸，甲刀鑽進乙肚，乙匕首戳進甲腰，鮮血爭先恐後往外冒。

心臟抖兩下，這半大小子居然……不行，得加緊練功，要不輸得太難看了，本來對一身武藝感到無比驕傲的裴翊恩，突然對自己失去信心。

邵玖倏地鬆手，嚇得瑟瑟發抖，好像剛才那動作是鬼上身，是高人暗中操作，和她半毛錢關係都沒有。

她擺手搖頭、左看右看，一臉懵地直嚷，「不是我、不是我，是他們自己互砍，不關我的事。」

欲蓋彌彰的表演讓裴翊恩和郁珩抿唇。

裴翊恩上下打量邵玖，暗道：也是個惹事的主兒？很好，他喜歡！物以類聚、人以群分，不安分的他喜歡不安分的小豆丁理所當然，這小傢伙他罩了！

裴翊恩長得濃眉大眼，看起來很是精神，但眼底有幾分桀驁不馴，再加上一臉的厭世，笑起來時嘴角微微歪斜……一個字形容：邪，兩個字的話：邪惡！

即便五官有九十分，但整體表現正努力地對外散播著——我是壞蛋。

邵玖一把拉開青衣男，從他懷裡摸出兩個繡工精緻的荷包。

「我的荷包？」郁珩微怔，這小傢伙竟是見義勇為？於是喚道：「來人！」

下一瞬，不知從哪兒跳出兩個男人，他們穿著黑色緊身制服，胸前上臂起伏的線條，彰顯裡面肌肉賁張。

邵玖眉頭一挑，那是練過的小哥哥？平時無影無蹤、危急便現身的無名英雄？莫非是傳聞中落葉不沾身，殺人不見血的影衛？

不過邵玖對他們只輕輕帶過一眼，接著眼珠子就被他們的主子給定了位。

丹鳳眼、菱角唇，比例完美的眉毛、鼻梁與輪廓，這長相落在女人身上都能當絕世美人了何況是男人？他的臉很冷、身體周遭散發寒氣，活生生的一個冰山美人啊——他的身高超過一百八，他的身材堪比名模，他的氣質夭壽仙氣。

這是人嗎？他的美，美到邵玖心臟狂跳、雞皮疙瘩在喧囂，這麼美的男人怎能光遠觀不褻玩？

下意識地，她揚起花癡臉朝他走近，她是向日葵，追逐起太陽方位。

「滾！」郁珩不看一眼見義勇為的小恩人。

邵玖想也不想接話。「好咧。」她的意識被冰山美人控制，扭身小跳步就要走，卻被裴翊恩扣住後脖，將她扭回原地。

「送衙門。」郁珩下令。

「遵命，公子。」

小偷A B被落葉不沾身的小哥哥帶走，吃瓜觀眾見沒戲可看紛紛散去，原本隱身在人群中的衛梓青走上前，笑眼眯眯地看著邵玖。「好孩子。」

衛梓青看起來溫潤無害，五官湊在一起生動地描繪出三個字——乖寶寶。

這種人走到哪裡，都能夠騙到芳心無數，不管老的小的嫩的糙的，全數攢在手掌心。

壞蛋、冰山美人加乖寶寶，看起來很厲害、很值得一探究竟，但這年代穿得起錦衣的，來頭不會太小，他們吸引人卻也有害。

所以褻玩很過癮，但為求安全起見，她決定遠觀，儘管把視線從冰山美人身上拔下太困難，得使盡洪荒之力方能辦到，理智還是催促她盡快離開，因此一拱手道：

「沒事的話，告辭？」

「等等。」壞蛋喚住她。「你的燒餅掉了，回去有東西吃嗎？」

哎呦，她以貌取人了哦，壞蛋竟然有副好心腸，還會關心她的溫飽？忍不住地，她多看了壞蛋兩眼。

不等邵玖回應，壞蛋對冰山美人說：「小豆丁幫你找回荷包，該請一頓。」

什麼小豆丁？你才是豆丁，你們全家都是豆丁！邵玖咬牙，不滿自己的新綽號。

冰山美人看她一眼，冷冷地點了下頭。

高高在上的模樣很欠扁，但人家長得美豔啊，美到邵玖不想扁他，只想摸摸他、抱抱他，只想和他壁咚一下下。

乖寶寶問：「小兄弟，我們要到六味軒用膳，要不要一起？」

六味軒？夭壽貴，吃一餐要餓上大半年才能收支平的餐館？

這麼賺的邀約不應才怪，她連連點頭，跟在三人身後進門。

這家以貴出名，菜色如何不知，但京城人不上六味軒吃上兩頓，無法證明自己身分比旁人高一等。

進門後她東看西看、四下考察，裝潢確實比旁的店家好許多，尤其是二樓雅間，擺設雅緻、讓客人一進屋就感覺舒服，至於擺設貴不貴就不是她這個窮鬼能評論的了。

四人入座，掌櫃上前推薦飯菜、茶酒，講老半天，聽得人頭昏腦脹，等他哇啦哇啦把菜色介紹完畢，已經過去一炷香時間，等菜上桌又花一炷香時間。

邵玖下意識搖頭，但掏錢的沒說話，她只能閉嘴，捧著臉等主人喊開動。

見有人拿起筷子，她立馬跟上，東邊夾一筷、西邊夾一筷，食材確實高檔，但掌廚……忍不住她又搖了頭，是不難吃啦，但配不上高貴的消費金額。

「不喜歡嗎，怎麼頻頻搖頭？」衛梓青問。

乖寶寶誇張了哦，哪來的「頻頻」？

邵玖反駁，「我明明只輕輕晃兩下。」

壞蛋看戲不嫌麻煩多，抓起筷子在桌面輕敲。「好吧，請解釋輕晃一。」

邵玖與他對視，這個邪惡傢伙的邪惡眼睛加上嘴角的邪惡笑意，應該讓人討厭的，但……是因為長得不壞嗎？她竟討厭不起來，還乖乖解釋「輕晃一」。

「能進雅間用餐的顧客通常非富即貴，識字比例很高，掌櫃何不直接放一份食單，讓顧客自行選擇菜色？像他那般做事費時又費力，倘若雅間間間滿員怎生應付？」

「你不懂，掌櫃要透過菜色介紹和顧客套上交情，以利後來的買賣。」

「套交情的方法很多，不必靠這招體力活兒。」

「舉個例？」

「比方推出貴賓卡，訂下每季消費額度，累積足夠金額的顧客就留下資料、送上一張卡，憑卡打折，每逢時令節日再送上小禮物一份，」

誼，有可行性哦，有趣又新鮮，乖寶寶訝問：「家裡也開酒樓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可她未經思索就脫口而出，難道不是因為經常接觸？「你怎會想到這個？」

「啊就冰雪聰明，機智過人，見精識精，慧心巧思，足智多謀啊！」

噗！有人這樣誇獎自己的？一大串自讚詞彙，讓冰山美人的臉上出現裂痕。

笑了……哇咧夭壽水！邵玖看直了眼，終於明白沉魚落雁、傾國傾城的正解，這麼美的男人，怎能不親近親近？身體不由自主朝美人靠去，然後，一個冷冽目光阻止了她的企圖。

「滾！」

「好咧。」邵玖意識再度被美人控制，乖乖挪動椅子往壞蛋那邊靠過去。

裴翊恩看著朝自己靠近的邵玖，似笑非笑地挑了挑眉。哎……阿珩吶，不只男人女人逃不掉，連小豆丁也被迷得死去活來，你說，好端端的一個男人長出那張臉，是想對不起誰？

他拍拍邵玖頭頂。「解釋一下妳的輕晃二。」

壞蛋就是壞蛋，和她槓上了是吧，非要她把六味軒給得罪透頂？瞄一眼門口，掌櫃的會不會躲在外面偷聽啊？

「說不出來？既然說不出，何必滿臉嫌棄？搞得好像自己多能耐似的。」

激她？不道德哦，她啥都好，就是當社畜多年，好勝心禁不起激盪。

算了，反正這麼貴的地方，她不會來第二次，得罪便得罪了吧。

她拿起筷子，飛快東指西指。「這太鹹、這火候不夠、這個調味不正確，河魚容易有土腥味，要嘛做紅燒，用重味蓋過去，要嘛去魚腥線，佐以蔥薑蒜酒去腥，但前提是魚一定要夠新鮮，否則魚體裡的脂肪被氧化酸敗易產生腥味，沒猜錯的話，今天的魚死得有點久。」

裴翊恩揉揉鼻子，他對吃的沒那麼多研究，好吃就多吃兩口、難吃就少吃兩口，這魚……哪有她說得那麼嚴重？

但郁珩可就不同啦，他有張老饕嘴，挑剔得很，邵玖每句話都踩在點上。說得好！

「這裡的廚子之前可是在御膳房當差的。」衛梓青說。

「皇帝日理萬機，只能吃這種東西？太憋屈了。」邵玖嘖嘖兩聲。

吃不好、又不能滿街到處跑，成天關在皇宮裡工作、生孩子，這麼苦的人生，真不懂怎會有人搶著幹？

「說得這麼厲害，要和大廚比一比？」壞蛋挑釁勾眉。

邵玖翻白眼。「背後挑剔是身為顧客的小權利，跑到大廚面前耀武揚威，你是怕我太受歡迎？」

冰山美人指著乖寶寶說：「不是背後挑剔？東家本人就在這裡。」

「你是花冤枉的笨……呃，小兒無知，我把話吞回去行不？」她開始賣萌。

「不行，除非證明你所言不差，否則……」臉色驟變，乖寶寶變成大野狼。

否則怎樣？殺人滅口？閹人不明吶，哪來的乖寶寶，分明是披羊皮的大惡狼。

見她一臉便秘，各種表情不斷在臉上輾過，豐富而多彩，看得三人滿腹笑意，對視間突然覺得欺負小孩子……咦？良心不會痛耶。

冰山美人掏出二十兩。「若你的菜能做得比廚子好，賞你。」

美人的錢……看起來也好美，邵玖意動中。

啪的一聲，壞蛋也往桌上砸銀錠。「再加二十兩。」

四十兩？這錢不賺她會肝鬱。邵玖用力吸氣，拍桌而起。「拚了！」

走進廚房，她一眼瞧見擺在角落的兩隻鳳梨。怎麼會有這個？貢品吧？街頭未見有人賣，所以乖寶寶位高权重是……貴族？

掌櫃叮囑過，所以邵玖得到貴賓級待遇，雖然掌勺大廚不認為這娃兒能做出什麼，但表面客氣還是有的。

「師父，我能用這個嗎？」她指指角落的鳳梨。

那是東家送來讓他們參詳的，沒人見過，偏偏又是御賜，誰敢亂碰？萬一惹下滔天大禍十顆頭都不夠砍，這下有個笨小子出頭，就沒他們啥事了。

「小公子要用啥都行。」

大廚那個笑……有點狐狸味啊，讓她頭皮發麻。

邵玖走到灶邊，先煮水，冷蛋下鍋加鹽巴，茶葉泡水，加入糖、醬油，調好醬汁後，她把蛋撈了起來。

「小公子，蛋煮這樣沒熟。」二廚搖頭，連蛋都煮不熟的傢伙，掌櫃的幹麼讓他進來攪和？

「我知道啊。」她要做溏心蛋。浸冷水、剝蛋殼，再泡進醬汁裡頭。

看到這裡，再沒有人圍著邵玖，各自去做各自的事。

邵玖挑選一條草魚，去掉魚頭、魚骨，把肉片下來，以花刀切好，用清水洗掉血水，拿蔥薑蒜蛋黃醃漬去腥。

緊接著開始製作鳳梨燴飯，把鳳梨切成提籃狀，挖出果肉切丁，將白飯加入鹽、蛋黃抓勻，起油鍋，炒香蛋白、洋蔥和火腿丁，另起一鍋熱油，將鳳梨炸兩秒、瀝出，倒出多餘的油，以鳳梨油炒飯調味後，加入剛炒好的配料跟蔥，快速翻炒待米料乾了，加入鳳梨炒幾下就完成，只待裝入鳳梨提籃。

取出魚肉裹上粉，熱油鍋，先將魚頭炸好，再將熱油澆在魚肉上，直到魚肉翻起定型成金黃色後，拿到盤子上擺成松鼠狀，再將糖醋鹽醬油等調料炒開，當中放入已經川燙熟的紅蘿蔔、筍片、蔥花等配色，勾芡均勻地淋到魚身上。

抓幾條細麵線在大勺子裡鋪成網狀，放入熱油中炸熟取出，立刻就成了個小麵碗，先在盤底鋪上幾片翠綠色的菜葉，再將麵碗放上，最後撈起泡好的溏心蛋擺入。

「上菜。」吆喝一聲，她臉上滿是得意。

飯入口……這個味，酸甜鮮香無比奇妙，三個人停不下筷，一道嚐過一道。

「這蛋？」溫室效應讓冰山融化，郁珩從不知未熟蛋這麼好吃。

他那淺淺的笑，笑得邵玖心花怒放，她沒因美食流口水，卻被他笑出口水。

「這叫溏心蛋，今天時間不夠，要是能泡一夜醬汁，會更入味。」邵玖連忙湊近解釋，恨不得和美人多搭上幾句。

司馬昭之心，壞蛋惡意地瞄瞄她的滿臉花癡，等她被電。

她的目光確實讓冰山不悅，但吃人嘴軟，冰山終究沒有多話。

倒是乖寶寶問了，「你的廚藝誰教的？」

「有沒有聽過天降英才、天資卓越、天生聰穎？」

「這麼會說？再講兩個天來聽聽。」壞蛋笑道。

「天、天……天若有情天亦老？」

噗地，三人噴飯，邵玖趁隙忙把四枚銀錠掃到手邊，見對方沒有反彈表現，正準備收下時，壞蛋又出聲，「等一下。」

這傢伙給錢給得不乾不脆的，邵玖只能把銀錠推開兩寸。「還有事？」

壞蛋掏出荷包，是從小偷身上搜出來的。「你追小偷，是因為他們偷走你的荷包？」

跟著話音揚起的是一道拋物線，接著荷包便直奔胸前，邵玖下意識接手打開。夭壽，滿滿的一袋金葉子，至少有個十來兩，如果拋卻良心，人生第一夢想可以立

馬實現，太興奮了，興奮得血液沸騰，如果認同壞蛋的話，直接將荷包收下……但這時她腦袋裡出現一個畫面——

湖神抬高右手道：「這把金斧頭是不是妳丟掉的？」隨即又抬高了左手，「銀斧頭是不是妳丟掉的？」

「是啊，是啊。」謊話脫口而出的那刻，兩把斧頭以銳不可當的氣勢朝她丟來，喀、扣！額頭插入金斧頭一把，天靈蓋插入銀斧頭一把……千百年後，有史以來最昂貴屍體出土。

一個機靈，雞皮疙瘩佈滿全身，被慾望填滿的小臉瞬間籠罩恐懼。她連忙將荷包往桌上一放。「不是我的。」

「確定？」財帛動人心，為四十兩笑瞇眼的她竟把到口肥肉往外吐？

「確定。」迅速收下四十兩，她拱手笑彎眉頭。「山水有相逢，告辭。」

丟下話，便頭也不回地往外跑。

看著她的小小背影，壞蛋心想：真可惜，怎不認了呢，一認下就可以藉機恐嚇，幫梓青詐出幾道食單的說。

「小豆丁有意思。」壞蛋嘆。

「能拒絕誘惑，出乎意料。」冰山美人下評論。

「懂分寸，不與權貴攀交。」乖寶寶道。

壞蛋雙眼微眯，把荷包朝乖寶寶丟去，衛梓青一把接住。他才是那個「荷包被偷、追著小偷跑的人」，沒想到小豆丁橫插一手。富貴不能淫，這孩子不錯。

「我探聽清楚了，李姑娘性情綿軟、溫和寬厚，父親已請媒人上門求娶，日後李姑娘為主母，必不會虧待妳，這段時日暫且委屈，待李姑娘過門，我便接妳入府。」裴翊恩耐心哄慰，看一眼她微凸的肚子，心底透出些許柔軟。

「謝謝翊恩哥哥處處為窈娘著想，窈娘知道好歹的。」她的嗓音嬌嗲，性情溫柔，又善於察言觀色，是個討喜女子。

「旁的事擱一旁，先好好養胎，待奶嬤嬤進京，到時讓她來照顧妳。」

「全聽翊恩哥哥的。」

「嗯，外頭風大，妳先進屋。」

「我想送翊恩哥哥出門。」

「別，妳好好照顧自己才重要，我明天再來看妳。」

「一言為定。」她露出甜甜笑容，目送他出門。

手負在身後，緩步前行，心事重重的裴翊恩，在看見小豆丁那刻展開眉頭。

距離那天已經大半個月，還是經常想起小豆丁，想他那雙亮到發光的眼睛，想他豐富的動作表情，一想就忍不住莞爾，忍不住開了心懷。

小豆丁五官精緻，長大必是貌比潘安，沿途投果的盛況定會再現京城大街。

自己長成那副模樣，卻在看見郁珩時嘴巴微開、口水氾濫，滿臉的花癡迷戀，真

不曉得他在想什麼？

光是看見邵玖身影，裴翊恩就感到心情輕鬆，帶笑的嘴角直往上勾，煩心事暫時被拋諸腦後，沒有太多考量，他緊隨小豆丁身後。

邵玖在東街路口與賈老六會合。

裴翊恩不禁疑心，小豆丁怎會跟他混在一起？

賈老六是個牙子，專門牽線買賣房子田莊土地，做人滑不溜秋的，雖然服務到位，但每筆交易都會狠狠敲上一筆，幸好與他打交道的都是京城貴人，不差那一點小錢。但小豆丁怎麼看都不像貴人，難不成是他的徒弟？如果是的話，可就有趣了。他一路跟蹤，沒想到跟著跟著竟跟到衙門口，兩人往裡頭走去，裴翊恩上前給門房遞銀子，門房進去繞一圈後，出來回了話。

小豆丁年紀小小，竟然要買房？家裡沒大人嗎？這種事需要他出頭。跟賈老六做買賣不怕被騙？

雖不關他的事，但基於「扶老愛幼」，他上了心。

邵玖接過地契，再三向賈老六道謝，態度熱誠親切，只差沒喊對方一聲爹。

看年幼可欺的小公子此般熱誠，逼得賈老六為數不多的良知浮出水面。

在金錢與道德的掙扎中，賈老六最後咬牙道：「要不，這房子還是別買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她問遍京城人牙，好不容易找到一間要價千兩以下、位居市中心的豪宅，錯過這個村可就沒這個店了。

這宅子是官府釋出的，地點好、屋況佳，卻多年沒成交，可知當中問題挺大，當初覺得對方年少可欺，賈老六才會推薦這套房，企圖賺取高佣金，可現在……看著對方滿滿的信任，突然間覺肝痛。

「小公子，這房不太乾淨。」難得地，賈老六紅著臉說出實話。

她知道呀，當她真是十歲的小傻子嗎？早問過了。「鬧鬼嗎？放心，我不信這些。」不能不信吶，有人夜裡看見鬼魂在宅子上空飄，嚇得官老爺想把宅子給連根刨掉。

「聽說那宅子裡曾經死很多人，如今魂魄歸不了位。要不我出錢，小公子去廟裡求幾道符咒，往各個角落貼一貼，多少保個平安。」他忍痛掏出十兩銀子給邵玖，賈老六這輩子沒這麼慷慨過。

邵玖看見銀子，嚙地眼睛發亮，實在是買完房子，她窮得只剩下一層皮。

「謝謝賈叔叔，我會去廟裡走一趟的。」

「對，住進去之前多花點功夫，雖然麻煩但住得安心就值了。」

「好的，謝謝賈叔叔。」

與賈老六分開後，她小跳步地往新宅子跑去。

宅子位於桂花胡同，當初會這麼命名，是因為胡同裡家家戶戶都種上幾棵桂花，時節對的時候，一進胡同就能聞到撲鼻甜香。

她對桂花情有獨鍾，因此一看到這套宅子，就認定它和自己有緣。

但凶宅位於此處，加上人言鑿鑿的鬧鬼傳說，導致這條胡同的房價不但偏低還沒



有人敢買，可即便如此，房價也在兩千兩上下。

邵玖以九百三十兩成交，縣太爺能把這套房賣出去高興極了，不但免費辦理過戶，還給她辦身帖，如今的她是有新身分、人格獨立的小少女！

胡同不遠處有一條大街，走路只要半刻鐘，街道上吃的用的穿的都有得賣，雖然比不上蛋黃區，但生活算得上便利了。

走進胡同，裡頭靜悄悄的，因鬧鬼傳說甚囂塵上，老宅子又不容易脫手，因此原住戶幾乎都搬走了，住在此的多數是不明就裡的外地人，為貪圖便宜房租才搬進來。

打開大鎖，推開木門，塵埃撲得她一頭一臉，她沒生氣，反倒笑咪咪地咳上幾聲後繼續往裡走。

前院有幾片花圃，花木枯萎荒草蔓蔓，確實很符合鬼屋氣質。

裡頭有一排五間房，和她住處規格相同，但每間房的面積更大些，桂花就種在後院，花開簇簇，和爺爺家裡的一樣高、一樣大、一樣……突然間鼻子發酸，她輕輕摟住桂樹，閉著眼睛思念。

再張開眼，眼底依舊濕潤，但嘴角笑意滿盈。

她相當滿意這座宅子，建材用料實在，格局方正，看起來很堅固，不需整修就能住進來，當然傢俱還得添置。

原本她打算盡快將「出水芙蓉」的企劃案完成，上門換點銀子打點新家，現在口袋裝著賈老六的「良知」，她決定企劃擺一旁，搬家先。

邵玖打開所有門窗讓空氣對流，盤算著該買的傢俱，裡裡外外轉上幾圈，轉得心滿意足後，才把門鎖上，一路小跑步回家。

壞蛋在後頭不遠不近跟著，直跟到尚書府和丞相府中間那條僅容一人進出的窄巷前方，才停下腳步。

但凡土生土長的京城人氏，都清楚這條窄巷的來歷。

丞相府邵和尚書府岳家的老太爺本是知交好友，同是外鄉人，家裡都有些許田產，兩人一起求學、一起進京趕考，並且同科考上榜眼、探花。

放榜時兩人商議，既然要留在京城，不如住在附近以便彼此照顧，因此買下一大片老宅，拆建兩間相鄰的新院子。

依風水師指點，宅院後牆相貼、大門各開在東西邊，這風水有利於主人仕途，果然若干年後，一個當上丞相、一個成為吏部尚書。

岳、邵兩家感情深厚，在相連的後牆開了扇門，多年來相扶相攜，某日兩家老爺念頭起，決定親上加親，結秦晉之好。

邵丞相膝下有三個女兒、一個兒子，岳尚書子嗣單薄，只有一個獨生女，因此兩人子女年紀小小就定下娃娃親。

誰知邵廷禾貪好美色，嫌棄未婚妻醜，心裡不願意，屢屢欺負爭執，岳家夫婦就這麼個掌上明珠，哪裡捨得？一怒之下堅持退親。

邵丞相知曉後，把兒子揍個半死，直接綁了要往尚書府賠罪。

邵夫人心疼獨子挨打，道：「強扭的瓜不甜，還沒進門就鬧得家宅不寧的媳婦，邵家要不起。」

誰知這話竟然傳了出去，之後非但親事不成，邵、岳兩夫人在外頭遇見，還會酸言相譏，結果越吵越兇、越鬧越大，後宅的不和把男人們相扶相惜的交情給斷得乾乾淨淨。

岳夫人盛怒之下，將自家後院往裡縮兩尺，造上一堵新牆，而邵夫人不肯輸人，也壘高院牆、封住後門。

當時邵家次女邵怡禾進宮封了賢妃，因此事鬧得頗大，皇帝這個當女婿的不得不跳出來替兩家人緩頰。

後來岳姑娘找了個贅婿，一口氣生下四個兒子。岳夫人可得意啦，每生一個，就大辦一次滿月宴，紅帖直接送進丞相府。

而看女人只看臉的邵廷禾仕途普普，勉強考上同進士，就算有親爹加持，混到如今也只是個七品小官。幸好他娶的老婆很不錯，賢德淑良、知書達禮，眼界寬闊，不但持家有道，還將嫡出的三個兒子教養成才。

但好色這種事是天性，斷不了的，老婆再好，生了三個孩子，哪還有初嫁時的嬌嫩？之後邵廷禾開始納妾，四個妾六個女兒，最後一個還是青樓女子。

此事讓邵丞相大怒，直接斷絕他的財務接濟，光靠七品官可憐的微薄月俸，就算有心翻浪，也無力打槳，於是府裡姨娘數量再沒往上攀升。

站在兩家中間的窄巷前，裴翊恩看著小豆丁在後牆角落處掏挖，好半晌才從小小的狗洞爬進去。

待她進牆，裴翊恩一個縱身飛上牆沿，再幾個飛跳攀上了院子的老桃樹。

邵玖進屋，從床底下扒出小木盒，將銀子和地契收進去，她樂不可支地抱緊盒子，躺在床上前滾翻後滾翻，左翻加右翻，化身為球翻個不停。

可這樣還無法傳達她的快樂，於是站了起來，在床上蹦跳、歡唱、扭腰擺臀，瘋狂到……裴翊恩猶豫，要不要去抓個大夫過來救急。

邵玖跳下床，從桌上抓了本冊子捲成筒狀，對著窗台引吭高歌。

「我想要有個家，一個不需要華麗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時候，我會想到它，我想要有個家……誰不會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沒有它，臉上流著眼淚，只能自己輕輕擦……」

小豆丁的動作矯情、歌聲難聽，唱到高處還破了嗓，但他的笑容漸漸收斂，回想對方攬著桂樹時，臉上那說不清的哀愁……這顆小小豆丁心底裝了多少事？

再三咀嚼歌詞，裴翊恩澀了目光，他和小豆丁一樣，也想要有個家，不需要華麗，但在疲倦的時候能支撐起他。